

牧令書卷二十二

事彙目錄

富平楊侯慎修初度序

李璫

倉庾交代法

王植

館舍街道橋梁官屬

顧炎武

爲嚴飭事

田文鏡

工役

潘杓爍

城署

王植

興作之法

袁守定

義渡

袁守定

三省邊防備覽策畧

嚴如煜

修城

黃可潤

酌擬貢院章程稟

裕謙

酌擬堤工章程稟

裕謙

堤工

栗毓美

急事用惠

黃可潤

勤稽察

潘杓燦

驛站

潘杓燦

火巷

袁守完

失火

潘杓燦

禁私宰

潘杓燦

禁私鹽

潘杓燦

緝私鹽

徐文弼

戚依問

許三禮

事神

王植

祭祀

潘杓燦

迎春

潘杓燦

救護日月

潘杓燦

祈禱

潘杓燦

精神之至天且隨之

袁守定

天人感應之捷

袁守定

神祇

王士俊

伐蛟說

陳宏謀

河南永城縣捕蝗事宜

王鳳生

牧令書卷二十二事彙

安肅徐 棟致初輯

外攘內安斯教養裕而政無餘矣顧致用不厭其詳而推類
必要於盡凡有事關牧民而分之不能悉分者總歸一編附
於各類之後曰事彙庶無不全不備之憾云

李

堪

見治原

富平楊侯慎修初度序

史遷傳吏以循循者壽道也卽孔子善人爲邦百年之說也善故
循循然庖丁之解牛廣成之長生孫敖國僑相人國漆園言無爲
而爲天下皆循循然也循循然則壽身矣壽世矣如富邑閭山楊

誤非其人歟。然少壯出學，未嘗事祈年也。而其治也，廼以仁壽雖
貧，俸抱壽一時壽萬世。豈獨一邑而邑民不能譏矣。今暮春之
念八日，爲公攬揆辰，予不能諛，因件繫實政於後，俾邑人一讀，一
上壽焉。

公甫下車，忽當事採買。御麥公力陳非舊例，且富麥窳劣不可
以供。大廚事已。

富邑習賭，曠業耗產。公力更捕法，獲博徒枷責，令其別捕。方釋由
是轉捕治，寂然無呼盧聲。

邑好鬪，米鹽口角，揮拳相加。後且僞解結黨，立採花諸名，叱咤睚
眦，則率衆刃銃相攻擊。甚至會集掠淫婦女。公至訪其魁，立寘之。

刑又立法凡相鬪重責先動手者乃理曲直惡黨解散

俗輕生男婦幾微飲恨輒雉經投井報縣檢驗胥隸追呼屍親亦乘機抄掠破家者相望侯出示厲禁鄉地報立刻親驗無傷立令掩瘞由是民安業而愚夫悍婦亦知輕生無益也全活無數

侯敏於聽斷到任大開陳告曰百餘紙不厭也昧爽坐堂質鞠三餐皆於堂積年疑訟數語卽得其秘要雖受刑者蹣跚下亦歡呼曰吾君責我當半年後民冤盡洗乃禁告訐教和睦而鄰封百姓嘖嘖傳語曰富有神君或假稱富民來告或告上憲輒跪求曰願批富邑楊公

邑賦厯年至歲底逋萬餘侯至減去火耗有收書作蠹立責柳完

者賞紅酒令不完者斟而跪獻又立飛票法令里長開花戶甲乙
欠若干持付限日完糧繳票不如限者責民不苦隸呼而違限則
已名莫卸里正亦不得以代封爲辭肥已累跡爭輸逋賦頓清
買辦令各行戶當堂投領諭曰遲與早與用吾財一也而先與則
汝等獲利因發銀行戶爲資本取物抵銷行戶口碑如雷

邑舊有現役四十里輪年應供張及過往雜費侯以累民將革之
闔縣曰不可公費有不能去者今十年一次不甚苦若去之我侯
清約固善後官不能必復歛民歛民而無當年分應者必至闔邑
擾動更害矣侯躊躇再四曰姑緩之然吾不去之猶去也署中床
几諸物皆自買置賓客至自供給七月部堂來祭魏文帝陵約費

數百金解囊以辦不絲毫責之民也

下車接五六命案未結公再三研訊持丹筆欲獻生死兩無怨負
邑夙有黨張二姓結嫌一日糾衆鬪黨乘夜將垂死之姪昇張家
云伊毆死鳴官雖張亦莫知黨姓之死所由來也侯至密訪死者
實過嗣作氏子因喚作氏親族詢之乃言死者係其黨姓叔與張
毆自誤傷之因陷張飲食之令伏署內拘黨姓造謀者鞫訊不招
哭出作氏人質之黨姓大驚莫能辯疑冤頓雪

侯知富民鬻獮曰刑亂國用重典不得已也然每聽訟真情既吐
卽百計爲之出脫諄切勸諭令其改化故嚴而不刻民無怨讟
邑習學刀筆書吏往往能上下其手侯選材幹用之而時體察有

奸弊立責不以恕皂快追捕無敢勒擾多事者一時有民坐春風
吏行冰案之謠

富邑結婚後往往壻家貧女家遂別訂侯厲禁之嘗自出金帛令
原壻當堂交拜成夫婦而去惡俗頓革

富邑鬻賣宅產嘗數十年後復告補價追贖侯一概斥退刁俗亦
革

侯待紳士握手道歡脫去形跡而關說則一無所假也觀風課士
立義學有才者拊摩務成就之如子弟然

富邑東北流曲美原一帶連山亘壤接輔城耀州民多獷悍前遇
官呼嘗途劫遁莫誰何侯至效西人裝市快鞋布行滕纏腿潛步

出訪情僞由是民時相駭告曰我君來矣凡燒鍋屠牛以及教唆
窩賭或歛跡或竄逃市井一清

侯覩民疾苦輒憂形於色八月縣右雨雹侯聞立踏看民跪言災
狀侯爲之垂淚或曰災可五分且僅里許侯曰一里非民田乎五
分之災非災乎爲之緩征借粟

孟秋旱侯齋戒徒跣禱城隍願降禍於身以代民災備極誠潔三
日雨降

臘月中浣侯密訪美原鎮奸民楊欽之簀鼓本縣及白水蒲城等
處人民散僞劄妄言已經年乃昧首佩簪領捕役會城守備率馬
步突至其鄉擒欽之並黨羽數十人驗劄無劄者置之鞠供通水

西謀逆有時日並扳各處官吏侯概不深究自監繆解秦省先是督撫聞報甚驚已奏聞及見督院殷公問故曰已擒來小事耳殷公色變曰謀逆小事乎侯徐曰驗其劄印或以圖章碎填此豈謀大變者耶不過愚民欺人斗粟貫錢耳誅渠釋從以聞足矣殷公色霽曰汝言是遂輕其獄已而各州縣於富民僑寓者盡解至侯惻其失業各予以無事文書令回又將未獲奸人數人繪貌呈督撫發各州縣如貌緝非是勿問是役也變定於俄頃未嘗挂一民化大事爲小殷公亟稱許賞以錦袍令家人負酒酪送至東郊跪而進及 陛見亦力言富平僞劄事係饑民誑食非有他故因薦公仁政雄才秦省有司第一

邑監生張吾抱大理寺少卿張冲翼子也卒後惟遺一側室王氏
生遺腹子今甫五歲僕韓忠盡瘁經紀之族人謀吞其產訟忠侯
廉知狀斥退族衆旌節婦義僕各一扁族黥者私毀曰彼饒財訟
安得不勝乎已而節婦家來謝餽厚儀皆骨董可珍者也侯嚴却
之曰吾旌節義乃以利來乎黥者聞知大愧曰我侯不通苞苴一
至於此我小人妄議何忍復出口也

爲政有實事有虛神如侯之戒賭鬪勸善薄賦恤刑愛才苞苴不
通實政也至其精銳果毅敏如轉環仁心仁言沁人肺腑將悍俗
一旦剗然改觀怵心刮目故錢穀不費敵扑而樂輸刑名不待嚴
酷而羣畏且舉古人公案舊神明事輾轉相傳告播於外省都門

此虛神也所謂不令而行者也

侯曰此足以爲政哉譬理亂絲吾先解其糾纏而已非理根而疏
委也富邑約千村未有籍鄉約練長或有或無吾將比黨里數鄉
兵立鄉約以宣教化息訟評立練長以聯什伍萬統千千統百使
民安俗靖富民不知蓋藏吾將布農桑法親帥民耕作節儉富民
未知禮讓吾將老老尊賢旌孝弟節義黜異端富田無魚鱗冊可
互爲奸吾將用坵丈法令經理井然富丁役不均吾將均之富有
義門孫姜二里田磽民貧吾將相山原而教之蠶桑輕其民賦富
有流曲文昌諸渠湮塞吾將測高下量民力興挑濬制版鋪富秀
民工章句然周孔之道未講吾將延名儒傳德行道藝諸學而承

匱乏自客歲六月或不違爲或引端未竟何日以慰吾民哉
侯折節下天下士如王昆繩楊仁澍張少文諸子皆投紵贈編卽
不肖如瑤謁選後力延至署方謀師事兄事而不知其不可也其
虛懷樂善蓋有本矣

王

植

見治原

倉庾交代法

交代莫要於倉糧糧米久貯則上有氣頭下有濕底俱在黴爛之
數不便交收除此二項外中間之穀又驗成色然風扇晒晾刻求
太甚寅協之好動如訐訟故粵中盤例不準風扇止照一米二穀
之例除黴爛腐朽不任碾舂者應行變價買賠餘取倉中上中下

各一石合碾公量以每石穀得五斗米爲率不足者計數酌補又照部議江蘇盤例碎米亦作米算知此可以無爭矣若將盤時欲知此倉糧數可用方倉丈量之法每粟一石應方一尺高二尺五寸故量其倉內長若干濶若干長與濶相乘得若干再量其糧高若干又相乘得若干而以二歸五除算之除柱氣箐所占若干外可得實穀數目丈量與用斛亦大畧相符而穀之經久與新收虛實稍異故量收爲確至二五歸除與四因相同蓋四其二五亦一石也余嘗委盤清遠令該吏量一倉先算其乘數問之曰爾用二五法乎用四因乎雖二法一理以有此一問遂毫不敢欺大抵悞收倉穀有二弊大意之人或因本府同官勸說或因書吏具結遂

坦然不疑而以濶畧僨事者有之小見之人因新例盤量補墊之費出自新官而以鄙瑣受累者有之皆不可不戒若接收後每逢陰雨必逐倉開看有無漏濕勿稍疎忽又其要也

顧炎武

見保甲書卷三

館舍街道橋梁官樹之政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雜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爲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爲唐舊制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矣然今日所